

青箱雜記
一



60334

青
箱
雜
記
一

吳處厚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稗海唐宋叢書皆收
有此書唐宋本僅收
一卷稗海爲足本故
據以排印

青箱雜記卷第一

宋 吳處厚

雷德驥長安人。太祖時久居諫諍之任。有直名。與趙普有隙。時普以勳舊作相。寵遇方渥。驥間請對。言普專權。容堂吏納賂。由是忤旨。貶商州司戶。歲餘。其子有隣。搆登聞鼓訴冤。鞠得其實。堂吏李可度除名。餘黨皆杖脊黥配遠州。出普知河陽。召德驥復舊官。擢有隣守校書郎。後普復入相。德驥懇乞致仕。太宗勉之曰。朕終保卿。必不爲普所擠。有隣性亦剛鯁。有父風。太宗嘗面諭有隣。朕欲用汝父爲相。何如有隣對曰。臣父有才略而無度量。非宰相器。乃止。有隣弟有終。亦有才。平蜀寇最有功。爲宣徽使。薨。德驥有終父子二人。常並命爲江南兩路轉運使。當世榮之。王禹偁贈詩二首。其一曰。江南江北接王畿。漕運帆檣去似飛。父子有才同富國。君王無事免宵衣。屏除奸吏魂應喪。養活疲民肉漸肥。還有文場受恩客。望塵情抱倍依依。其二曰。當時詞氣壓朱雲。老作皇家諫諍臣。章疏罷封無事日。朝廷猶指直言人。題詩野館光泉石。講易秋堂動鬼神。棘寺下僚叨末路。齋心唯祝秉鴻鈞。蓋禹偁常出德驥門下。而德驥深於易。酷嗜吟詠故也。

有終有將略。自平蜀後。人爲立祠。又嘗以私財犒士。貧不能足。貸錢以給。比捐館時。猶遺三萬緡。眞宗特出內帑償之。故魏野哭有終詩曰。聖代賢臣喪。何人不慘顏。新祠人祭祀。舊債帝填還。幽簿塵侵暗。銘

旌汨洒班功名誰復繼勅葬向家山。

洛陽龍門有呂文穆公讀書齋云文穆昔嘗棲偃於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則溫尚書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狀元溫已不意然猶中甲科遂釋褐其一人徑拂衣歸隱後文穆作相太宗問昔誰爲友文穆卽以歸隱者對遽以著作佐郎召之不起故文穆罷相尹洛作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鵷鷺醉中別萬里烟霄達了歸隣叟盡垂新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轍道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所謂故人蓋斥其友歸隱者

文穆有大第在洛中真宗祠汾時車駕幸止其廳後人不敢復坐圍以欄楯設御榻焉卽今張文孝公宅是也

張文孝公觀以真宗幸毫歲狀元及第致仕樞密副使而其父尙無恙父名居業周易學究性友弟滯選調三十餘年年六十餘始轉京秩以主客員外郎致仕見其子入踐樞府授太府卿壽九十卒卒未逾年張公亦捐館故謚文孝乃知張公貴達皆其父福慶所致

李文正公昉深州饒陽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卽位用以爲相常語昉曰卿在先朝未嘗傾陷一人可謂善人君子故太宗遇昉亦厚年老罷相每曲宴必宣赴賜坐昉嘗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昉詩務淺切效白樂天體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爲唱和友而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

公有第在京城北。家法尤嚴。凡子孫在京守官者。俸錢皆不得私用。與饒陽莊課。併輸宅庫。月均給之。故孤遺房分。皆獲沾濟。世所難及也。有子宗謬。仕至翰林學士。篤什筆札。兩皆精妙。太宗朝。嘗以京官帶館職。赴內宴。閣門拒之。宗謬獻詩曰。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覩赭黃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第歸。蓋宗謬嘗舉進士。御試下第。故詩因及之。太宗卽時宣召赴坐。後遂爲例。雖選人帶職。亦預內宴。自宗謬始也。

王文正公旦。相真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海內無事。天書荅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爲儀衛使屈躍。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爲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世傳真宗任旦爲相。常倚以決事。故歐陽少師撰旦神道碑銘曰。國有大事。事有人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公雖荷真宗眷委之重。每慎密遠權。以自防。故君臣之間。略無纖隙可窺。

公與楊文公億爲空門友。楊公謫汝州。公適當軸。每晉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蓋汝唯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雞黍綰紵之意也。

世傳王公嘗記前世爲僧。與唐房太尉事頗相類。及將捐館。遺命剃髮。以僧服斂。家人不欲。止以緇褐一襲納諸棺而已。然公風骨清峭。頰頰微結。喉有僧相。人皆謂其寒薄。獨一善相者目之曰。公名位俱極。但祿氣不豐耳。故旦雖位極一品。而飲啗全少。不畜聲伎。晚年移疾在告。真宗嘗密齎白金五千兩。旦

表謝曰：「已恨多藏，況無用處，竟不受之，其清苦如此。」

彭齊，吉州人，才辯滑稽，無與爲對。未第時，常謁南豐宰，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廨，噬所畜羊，棄殘而去。宰卽以會客，彭亦預。翌日，彭獻詩謝之曰：「昨夜黃斑入縣來，分明踪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猪羊引便來。令尹聲聲言有過，錄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取頭蹄設秀才。」南方謂押司錄事爲錄公，覽者無不絕倒。齊以大中祥符元年姚曠下及第，仕至太常博士卒。

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基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紗裁。及贈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晒作蒟蘆乾。」之類，極爲脗炙。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借車馬。亞亦作藥名詩曰：「地居京界足親知，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覽者無不絕倒。亞常言：「藥名用於詩，無所不可，而幹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亞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還延胡索人。」此可贈游謁窮措大，聞者莫不大笑。

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常輒將用之，而爲言者所抑。亞作藥名生查子陳情獻之，曰：「朝廷數擢賢，旋占凌霄路。自是鬱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饑寒，食薄何相悞。大幅紙連粘，甘草歸田賦。亞又別成藥名山查子閨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檣郎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其二曰：「小院雨其涼，石竹生風砌。罷扇怯空容，半下紗廚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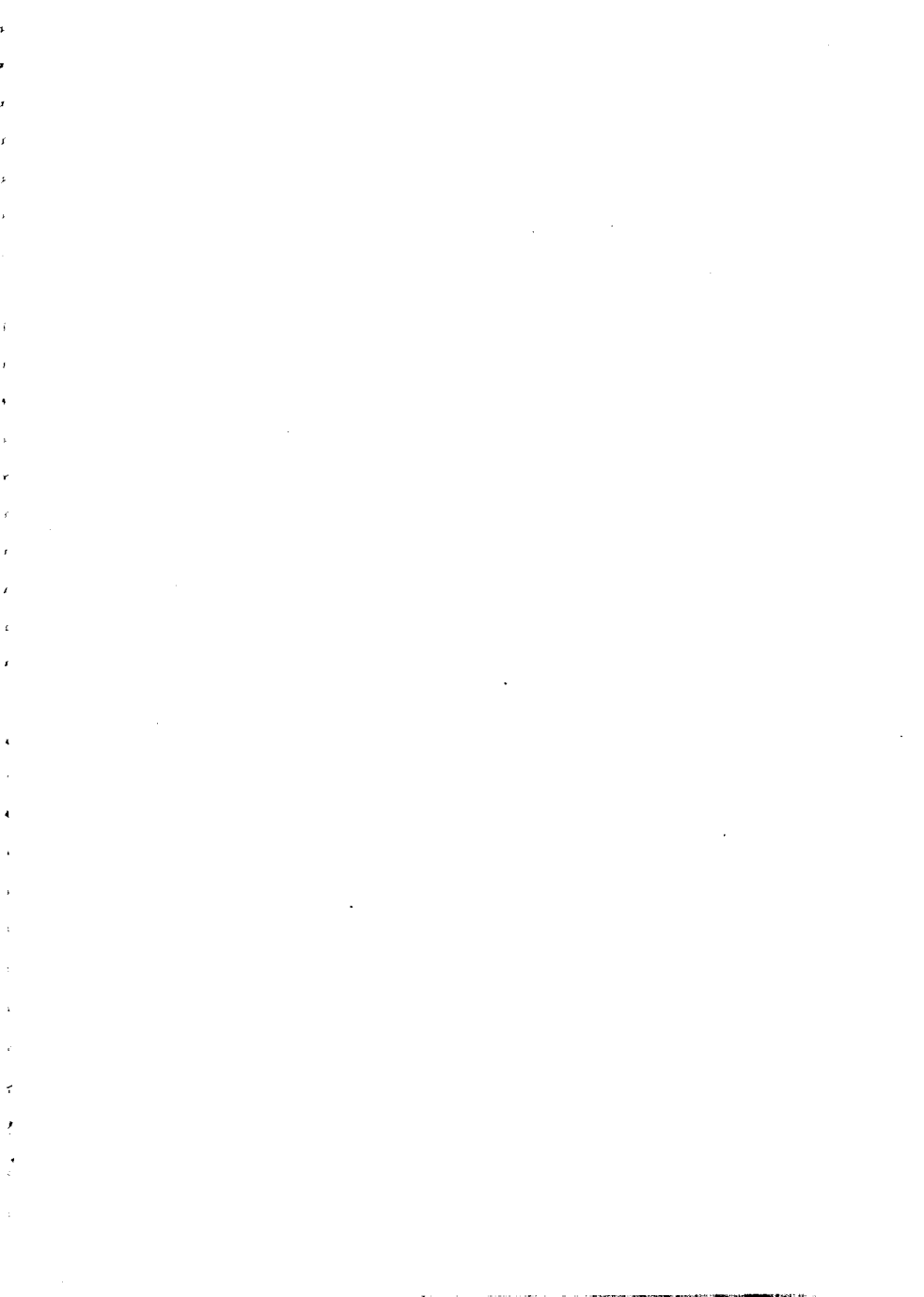
起來閑坐北亭中。綺盡眞珠淚。爲念塔辛懃。去折蟾宮桂。其三曰。浪蕩去未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銷半。琵琶閑抱理相思。必撥朱弦斷。擬續斷來弦。待這冤家看。亞又自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強生稜角。此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寄興亦有深意。亞又別有詩百餘首。號澄源集。有歲旦示知己云。收寒歸地底。表老向人間。又與友人郊遊云。馬嘶曾到寺。犬吠乍行村。送歸化宰王。祕丞赴闕云。吏辭如賀日。民送似迎時。懷舊隱云。排聯花品曾非僭。愛惜苦錢不是慳。亦自成一家體格。

亞性寬和。累典名藩。皆有遺愛。然頗眞率。無威儀。吏不甚懼。行坐常弄瓢子。不離懷袖。尤喜唱清和樂。知越州時。每擁騎自衙庭出。或由鑑湖緩轡而歸。必敲鐙代拍。潛唱徹三十六遍然後已。亦其性也。

郎中曹琰。亦滑稽辯捷。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楊子小。琰曰。何不道卑吠狗兒肥。次又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悽。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座中無不大笑。

龍圖劉燁。亦滑稽辯捷。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緜哉。燁應聲曰。吾與點也。

燁又嘗與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謂曰。馬何故遲。筠曰。只爲五更三言點蹄也。燁應聲曰。何不與他七上八意。欲其下馬徒行也。



青箱雜記卷第二

龔穎，邵武人。先仕江南，歸朝爲侍御史。嘗憤叛臣盧絳殺其叔慎儀，又害其家。後絳來陛見，舞蹈次。穎遽前，以笏擊而踣之。太祖驚問其故。穎曰：「臣爲叔父復讎，非有他也。」因俯伏頓首請罪。極言絳狼子野心，不可畜。太祖卽下令誅絳而赦穎。

穎自負文學，少許人，談論多所折難。太宗朝，知朗州。士罕造其門。獨丁謂贊文求見。穎倒屣延筵，酬對終日。以至忘食。曰：「自唐韓柳後，今得子矣。」異日，丁獻詩於穎。穎次韻和酬曰：「膽怯何由戴鐵冠，祗緣昭代獎孤寒。曲肱未遂違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三署每傳朝客說，五溪閑凭郡樓看。祝君早得文場雋，泥值天堦正舞干。」慎儀亦任江南，爲尚書禮部侍郎，崇政殿學士。嘗奉使嶺表。劉主囚之，踰年不遣。慎儀憂悸，不知所出。乃然頂禱佛，願捨宅建寺。庶遂生還。未幾，劉主女病，譖語曰：「且急遣龔慎儀歸國，不然我卽死。」劉主懼，遣之。慎儀尋歸，以宅爲寺。卽今邵武玉堂里香嚴寺是也。江南平，以慎儀爲歙州刺史。盧絳領叛兵數千入其城。慎儀坐黃堂治事，有絳部曲小校熊進直前刃之。舉族遇害。惟二女弗忍殺。攜以自隨。比入閩中，二女猶記憶鄉里。至玉堂香嚴寺徘徊不前，曰：「此是我家，就死足矣。」絳卽殺之。里老言慎儀爲兒時，戲於道傍，有胡僧過，目之曰：「此兒骨法亦貴，但恨有凶相，恐不得令終。」竟如其言。五代之際，天下剖裂。太祖啓運，雖則下西川，平嶺表，收江南，而吳越荆閩納籍歸覲，然猶有河東未殄，其

後太宗再駕。乃始克之。海內自此一統。故因御試進士。乃以六合爲家爲賦題。時進士王世則遞進賦曰。構盡乾坤。作我之遷。樓鳳閣。開窮日月。爲君之玉戶金闕。帝覽之大悅。遂擢爲第一人。

是年李巽亦以六合爲家賦登第。賦云。闢八荒而爲庭衛。并包有截。用四夷而作藩屏。善閉無關。此亦善矣。然不若世則之雄壯。巽字仲權。邵武人。以屐樓。士鼓。周處斬蛟三賦馳名。累舉不第。爲鄉人所侮曰。李秀才應舉。空去空回。知席帽甚時得離身。巽亦不較。至是。乃遣鄉人詩曰。當年蹤跡困泥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爲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蓋國初猶襲唐風。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巽後仕至度支郎中。兩浙轉運使。卒。與王禹偁相友善。今小畜集有送李仲權赴官序。卽巽也。

世傳潘閔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又禹偁贈崔遵慶及第詩云。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初舉子猶重戴矣。

天聖以前。烏幘惟用光紗。自後始用南紗。迨今六十年。復稍稍用光紗矣。

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堦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的。非臥房籠篋中物。堦安得有之。竟不與。故仁宗朝諫官累言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而仁宗注意愈堅。其後諫官面論其非。曰。陛下所以眷執中不替者。得非以執中嘗於先朝乞立陛下爲太子耶。且先帝止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執中何足貴。仁宗曰。非爲是。但執中不欺朕耳。然則人臣事主。宜以不欺爲先。

執中好閤人。而解賓王最受知。初爲登州黃縣令。素不相識。執中一見卽大用。勅舉京官。及後作相。又薦

館職。賓王仕至工部侍郎致政。家雄富。諸子皆京秩。年七十餘卒。賓王爲人方頤大口。敦龐重厚。左足下有黑子。甚明大。

馮瀛王道詩。雖淺近而多諸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並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世譏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采道所言。與其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未嘗依阿詭隨。其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竹之末。與虜結盟。懼無敢奉使者。宰相選人。道卽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以謂墮於虎口。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爲賣己。欲兵之。湘陰公曰。不干此老子事。中亦獲免。初。郭威遣道迂湘陰。道語威曰。不知此事。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語。莫道道爲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卽未嘗有所顧避。依阿也。又虜主嘗問道。萬姓紛紛。何人救得。而道發一言以對。不啻活生靈百萬。蓋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余嘗與富文忠公論道之爲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

張文定公齊賢。洛陽人。少時家貧。父死無以葬。有河南縣史某甲爲辦棺斂。公深德之。遂展兄事。雖貴不

替後趙普密薦齊賢於太宗。太宗未用。普卽具列前事。以爲陛下若擢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過於此。太宗大悅。未幾。擢齊賢爲相。

齊賢相太宗眞宗。皆以亮直重厚稱。及晚娶薛氏婦。眞宗不悅。一旦元會上壽。齊賢已微醺。進止失容。坐是謫安州。其麻曰。仍復酣鬻杯觴。歛傾冠弁。蓋爲是也。

齊賢常作詩自警。兼遣子孫。雖詞語質朴。而事理切當。足爲規戒。其曰。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余嘗廣其意。就每句一篇。命曰八詠警戒詩。其一云。慎言渾不畏。言出患常隨。須信機樞發。難容駟馬追。三緘事可見。兩舌業常知。口是起差本。口君且再思。其二云。忍事有何妨。勿令心火揚。火揚猶可滅。心忿固多傷。堪嘆波羅密。可憐歌利王。從心更從刀。字意好端詳。其三云。國法須遵守。金科盡詔條。一毫如有犯。三尺不相饒。豈肯容姦黠。何須恃貴驕。自然逢吉慶。神理亦昭昭。其四云。人非莫舉揚。萬事且包荒。殿上便猶掩。車中吐不妨。在他誠所短。於己有何長。須是常規檢。回頭自打量。其五云。無私仍克己。克己又無私。一事兼脩飾。終身在有思。公清多斂怨。高亢易招危。更切循卑退。方應履坦夷。其六云。直道更和光。雙脩譽乃彰。直須和輔助。和賴直交相。恃直終多訐。偏和又少剛。能和又能直。行已自芬芳。其七云。此箇如端的。除非六句脩。永爲几杖誠。更遣子孫謀。本立方生道。農勤乃有秋。茲詩雖淺近。至理可推求。其八云。天應降吉祥。天理本茫茫。舒慘雖無定。榮枯却有常。益謙尤効驗。福善更昭彰。籠絡無疎漏。恢恢網四張。

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駑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日遊神。蓋以其日有奔趨。聞風卽至。未嘗暫息故也。

李侍郎仲容。濤相之後。吉德恬退。不與物校。時人目爲李佛子。享年七十。臘月八日。無疾而逝。觀文丁公度爲撰墓誌。敘其爲人曰。天福中。士風奔競。公在文館。淡然自守。同列中負人倫之望者曰。李公他日名位顯。年壽高。我輩俱不及。迄今皆驗。

太祖廟諱匡胤。語訛近香印。故今世賣香印者不敢斥呼。鳴鑼而已。仁宗廟諱眞。語訛近蒸。今內庭上下皆呼蒸餅爲炊餅。亦此類。

錢武肅王諱鏐。至今吳越間謂石榴爲金櫻。劉家留家爲金家田家。留住爲駐住。又楊行密據江淮。至今民間猶謂蜜爲蜂糖。滁人猶謂苻溪爲菱溪。則俗語承諱久未能頓易故也。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嘉華。每赴內宴。聞鈞奏。回則號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於是。此與唐李賀父名晉肅。賀不敢舉進士。事頗相類。

杜祁公衍常言。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則所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故公帥并州。視事未三日。孔目吏請公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取枉法賊吏。悚而退。

公酷嗜吟詠。致政後。作林下書懷詩曰。從政區區到白頭。一生寧肯顧恩讎。雙鳬乘鴈常深婉。野馬黃羊亦過遼。豈是林泉堪伏老。只緣蒲柳不禁秋。始終幸會承平日。樂聖唯能擊壤謳。然余不見野馬黃羊。

事後讀唐張說傳。乃見之。則所謂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是已。余皇祐壬辰歲。取國學解試律設大法賦。得第一名。樞密邵公元。翰林賈公黯。密直蔡公杭。脩注江公休。復爲考官。內江公尤見知。語余曰。滿場程試。皆使蕭何。惟足下使蕭規對漢約。足見其追琢細膩。又所問春秋策。對答詳備。及賦押秋茶之密。用唐宗赦受繇事。諸君皆不見云。只有秦法繁於秋茶。密於凝脂。然則君何出。余避席斂衽。自陳遠方寒士。一旦程文誤中甄采。因對自文選策秀才文。有解秋茶之密網。唐宗赦受繇事。出杜佑通典。唐書卽入載。公大喜。又曰。滿場使次骨。皆作刺骨。對凝脂。惟足下用杜周傳。作次骨。又對吹毛。只這亦堪作解元。余再三遜謝。是舉登科名在行間。投臨汀獄掾。公作詩送余曰。太學魯諸生。南州漢掾卿。故鄉千里外。丹桂一枝榮。莫嘆科名屈。難將力命爭。他年重射策。詞句太縱橫。蓋公欲激余應大科故也。樞密邵公亦蒙屢加論薦。常謂余詩淺切。有似白樂天。一日。閱相國寺書肆。得馮源王詩一帙而歸。以語之。公曰。子詩格似白樂天。今又愛馮源王。將來捻取箇豁達李老。慶曆中京師有民自號豁達李老。每好吟詩。而詞多鄙俚。故公以戲之。遂皆大笑。然余賦才鄙拙。不能強爲豪爽。今齒已老。而詩格定。時時遣興。實有李老之風。足見公之知言也。熙寧中。余辟定武。管勾機宜。文字公時收鄆州。附所作詩一大軸。并寄余詩曰。流年直似隙中駒。別後情懷懶似疎。天上又頒新歲曆。床頭未答故人書。慙慙魚鴈功曹檄。狼藉盃盤上客魚。好在仲宣家萬里。從軍苦樂定何如。未幾。公卽捐館。迄今追念知已。每增感愴。

青箱雜記卷第三

眞宗聽政之暇。唯務觀書。每觀畢一書。卽有篇詠。使近臣廣和。故有御製看尙書詩三章。看周禮三章。看毛詩三章。看禮記三章。看孝經三章。復有御製讀史記三章。讀前漢書三首。讀後漢書三首。讀三國志三首。讀晉書三首。讀宋書二首。讀陳書二首。讀魏書三首。讀北齊書二首。讀後周書三首。讀隋書三首。讀唐書三首。讀五代梁史三首。讀五代後唐史三首。讀五代晉史二首。讀五代漢史二首。讀五代周史二首。可謂近代好文之主也。

前世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復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爲之。又置翰林侍講學士。以邢昺爲之。則翰林侍讀與侍講學士。自楊徽之。邢昺等始也。

景德中。上欲優寵王欽若。乃特置資政殿學士以處之。旣而有司定議。班在翰林學士下。尋又置資政殿大學士。亦以欽若爲之。而班在翰林承旨之上。則資政殿學士與大學士。皆自王欽若始也。

後唐明宗不知書。每四方章奏。止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而重誨亦不曉文義。宰相孔循請置端明殿學士二員。班在翰林學士上。以馮道趙鳳爲之。則端明學士自馮道趙鳳始也。國初亦嘗置此職。而班在翰林學士之下。尋改速明道初。復改承明殿爲端明。再置端明殿學士。而班在資政殿學士下。以宋綬爲之。則本朝端明殿學士自宋綬始也。

本朝太宗御書及典籍圖書寶瑞之物並藏於龍圖閣而閣有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故景德初杜鎬成綸爲龍圖閣待制不數年鎬遷龍圖閣直學士班在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中鎬又遷龍圖閣學士而班在樞密直學士上則本朝龍圖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龍圖閣學士皆自杜鎬始也又祥符末年以崇文院檢討馮元爲太子中允直龍圖閣則本朝直龍圖閣自馮元始也

本朝眞宗御集御書並藏於天章閣天聖末始置待制以范諷爲之景祐中又置侍講以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爲之則本朝天章閣待制天章閣侍講自范諷賈昌朝等始也

梁祖都汴庶事草創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創小屋數十間爲三館湫隘尤甚又周廡微道咸出其間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他所至太平興國中車駕臨幸顧左右曰若此卑陋何以待天下賢俊即日詔有司規度左昇龍門東北東府地爲三館命內臣督役晨夜兼作不日而成尋下詔賜名崇文院以東廊爲昭文館書庫南廊爲集賢院書庫而廊以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庫凡六庫書籍正副本八萬卷斯亦盛矣

昭文館本前世弘文館建隆中以其犯宣祖廟諱改焉至淳化初以呂祐之趙昂安德裕句中正並直昭文館則本朝昭文館自呂祐之等始也

集賢有直院有校理端拱初以李宗諤爲集賢校理淳化初以和懷爲直集賢院則本朝直集賢校理自和懷李宗諤始也史館有直館有修撰有編修有校勘有檢討太平興國中趙隣孫呂蒙正皆爲直史